他們希望換朝代

睿申舊夢 文：老志濤 畫：李寶裕

明天黃昏，小張洗了浴，穿了全裝下樓，遇到堂姐與大衛王走在花園中，他與大衛招呼後，大衛問他何處去，他笑着答道：

「接佳人，與蔣小姐有約呢。」

「我們還沒有吃飯的目的地。」堂姐說。

「再見！」

小張向他們揚手後到汽車間，駕車出去，在蔣琳家樓下的街邊候了十分鐘，她才出來，上車對他道：

「我因爲接一個電話，因此遲下來了。」

「不遲呢！」小張說。

車開，弗了一會風才到「惠爾康」，他們所喝的酒是「琴可樂」。她提到國共之戰共軍是節節勝利，又問他怕解放嗎，答道：

「我也不怕，你呢？」

「我更不怕了。」蔣琳說：「有什麼可怕的呢？物價瘋狂上漲，國民政府是要負責的。比我更窮的人，他們希望換朝代。」

「你呢？」他問。

「換朝代也好，此刻是過一天算一天。美金漲得眞厲害。」

「換朝代或將換朝代時帶一百萬美元走容易，一百萬美元變了黃金誰帶得動？多重？」

蔣琳點頭。

九點五十分，他們到了百樂門舞廳，當樂隊奏「燈塔」時，蔣琳首先站起，小張也站起，他們入了舞池。後來他與她貼面，發現施維娟與那個她說要作他妾的男人也貼面而舞。施維娟也見小張了，却裝作不見，「燈塔」曲終，幾乎大家都候樂隊奏「你屬于我的心」，則再跳舞。小張與蔣琳返座，他問她家長知道她有男朋友嗎，答道：

「我告訴他們找到新職後，老闆的侄子把我當作朋友了，不單是上司與下屬。」

「在寫字間中，我們是平等的。」他說。

「不！」

（六三）

六二：不想演出家變

「你回來以後，我們怎麼辦呢？」玉明問。

「兩個孩子都不小了，你們該可以料理自己的日常生活了吧！」關樹峰說，「你應該知道，加拿大是一個現代的文明社會，不是蠻荒時代荒山野嶺。」

「那到底是別人的地方。」玉明說，「身在番邦，家裡沒一個男人，一旦有什麼事情，眞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啦！」

「別自己嚇魂自己。」關樹峰安慰妻子。「說到底，我一年裡起碼會有半年以上的時間在那邊，這是移民局規定的。」

「我想，如果要走，咱們還是一起走。」沉思片刻，玉明又說。

「那麼，香港的生意怎麼辦？」關樹峰反問。

「總之，你自己一個人在香港，我也不放心。」玉明望着丈夫說：「我不想咱們爲了移民而在將來演出家變！」

「你別亂說，那會有這種事。」關樹峰把太太擁在懷裡。「你知道，我不是喜歡搞三搞四的人，難道你還不信任我？」

「過去，你的紀錄良好，將來可難說了。」玉明睨視了丈夫一眼。「男人都是一樣的，耐不了寂寞。」

「哎，我已經幾十歲人了，不會這麼沒定力的。寂寞的時候，買張機票飛去加拿大找你就行了。現在空中交通這麼方便，還不容易嗎？」

「我暫時聽着，看你將來是不是眞的這麼守規矩。」玉明指指丈夫的鼻子。

「你放心吧，我不會亂來的。一切以事業和家庭爲重，這是我的原則。」關樹峰說。

迷霧 陳浩泉

六三：中堅前衛連戰兩場

「我謝謝大哥，哥大……嘛！唔！」高玉梅小死在陳其禮的腿上時，說了這些不明不白的糊塗話，她歪在沙發的一端呻吟着休息了。

「我本來就看中了你，錢太！」其禮熱吻文美，文美已魂飛體外，聽到「錢太」的稱呼，托住他伏身下去奏序幕曲，恨恨地低聲埋怨——「你不應叫我錢太！你是泰國即將禁止的象牙！你是男人之美！」

「你保養得好，二十八歲了？一對這麼漂亮的水蜜大蔴桃！」他雙手齊下，啜住她的眼下的面肉……。

「喲，是誰誰教你的，你這個花花公子——來，我數着格姆（遊戲）！」——「喲，六十、六五……七二！」他即去了披在肩上的浴衣，她不停地扭着恰好的柳腰！她忍不住舐他的耳朵——「小高睡着了——你可喜歡？」其禮低聲問：「爲什麼她好以沒開竅的？她？」

「廣東話，你搶了二攤，還不知道？」其禮輕咬她，同時大顯其長，文美一連三次翻白眼——「你這麼緊逼我？尤物，你以後打算怎樣？」——「我保留你作情夫之一！可是你有那麼美的妾婦，女秘書，而且一心愛你！」

「她們會鬼了，每次，所以不似小高也不似你——我的愛！」她已暗數到一百九十個數字了——「你當眞……還沒有事？你這電腦！」——「小高緊張，是一隻左右吼的獅子……。」

「她是我的虛凰，假鳳！」——「我早已看出來啦！你們爲什麼忘了正有京劇看？」

「全般計劃改變了，因爲你帶我們來住一起……喲，二三三，三四！」其禮問她：「你可是天生的……內燃機？」她默然，喘着說：「老虎，你是老虎！」——「我怕以後金再會知道！」——「蠢材，難道我告知他，說我給他添了一頂帽子？哥哥，準備給我……一個兒子！」

「準備！合作！同生共死！」她迎住他雙雙恰好互相抱住，姿勢極美！……。

其禮見「這婦人」確實十全十美——「但她水性，要吃許多個栗……，不肯從一，天生的風流尤物！」他情不自禁再吻她，她只用香舌示意。

其禮任她兩個美人，作大字形休息，他去擰了滾熱的毛巾，細緻地侍候她們——「還是第一次這麼痛快！」他最後分兩次抱起她們，放在奇大的四人床上，然後自冲了花洒，倒了小杯拔蘭地飲了；然後再取酒吻渡了她們一人一口：「由我，不許動。」十時後文美醒來，見身邊小高一絲不掛，但不見其禮，他在客房中獨睡——「哼！明後天開會，我們不能有事。兩天後搬去伊豆長岡，叫大倉用車送我們！」他在床前輕撫她——「我喜歡你姊妹！」

六三：應該搬走

林太曰：「你講也呀？你，喂，今次又同邊個去吓？係邊，我喺酒店同人温完，冲到乾淨至返來，咁得未？」

林華曰：「我不夠你講收聲好過。」

林太曰：「你鬼食屁咁，同邊個煲粥？」

林華曰：「阿珠，當然係同朋友喇！」

林太曰：「陰聲細氣，你憂不是女人乎？」

林華曰：「你講得啱，我同老契談下心。」

林太哼一聲，曰：「咁你又理我做乜？」

林華曰：「我有理你嗰，阿珠，我哋相安無事，眼不見爲淨，然否？」

林太曰：「你夠胆理我？」

林華曰：「當然不會理你，喂，今次又同邊個去温呀！」

林太曰：「去域呀！不是去温！」

林華曰：「咁你域到夠晒皮喇？」

林太曰：「當然夠皮喇！温到甩髀！」

林華曰：「我都係也，我温到甩毛甩翼！」

林太曰：「咁咪好囉，你有你，我有我，不過同你瞓，越瞓越煩！」

林華曰：「點呀？分床乎？」

林太曰：「係也！我想分床！你搬去書房瞓！」

林華曰：「阿珠，咁點得，書房又冇冲凉缸，你知我喜歡浸浴者也！」

林太曰：「晚晚聽鼻鼾聲聽到人冇得瞓，如果你錫我，應該搬走。」

林華曰：「吓？叫我搬走？阿珠，過份一D嘛！我也都就晒你喇！」

林太曰：「就埋這一樣得唔得？」

現代江湖實錄之十一 愛滋狂人 田長歌

二一：姚芬不嫁白文武

由于女兒與白家次子的婚事有所改變，搞旅遊酒店業很有一手的姚文源，對海鷗島的投資發展與白家的合作，受到很大的動搖。

這在白萬年和白文武來說，是始料所不及的。

姚文源只有如此一個新潮獨女姚芬。當然，私生的兒子至少有好幾個，散落在外邊。

但正正式式在姚氏家裡，只有一個女兒。此女兒，却又是掌握經濟大權的姚紅（她與丈夫同姓）所生。

姚紅的老父，才是機構的主人。他無子，替女兒招郎入舍。當他死去，機構的位子由女婿坐上。大權，當然由女兒掌握。

新潮女兒與白家二少爺訂婚，長期居住在海鷗島白家別墅。吓，當秋日結婚佳期將至，姚芬却哭哭啼啼回港島半山的家，對着爹哋與媽咪，說：

「我不嫁白文武了！」

夫婦倆驚訝。

留住海鷗 海辛

老姚不悅：「去海鷗島住那麼長一段日子，白姚兩家親友，誰不知你們是未婚夫妻？」

姚芬嘟着咀：「知道又怎樣？」

「白姚兩家都是有地位、有顏面的人家呀！」老姚說。

「你只知地位顏面，就不理我的幸福和死活！」姚芬佯裝委屈。

「怎麼說得如此嚴重？」老姚說。

「還不嚴重！我發覺他有三個情人！」姚芬說。

「情人？這樣的小事，你大驚小怪？——」

老姚的話讓身邊董事長妻子疾厲的話語打斷：「怎麼？男人有情人是小事，不值得大驚小怪？」

老姚瞬即解釋：「不，不，我是說阿芬應該研究清楚！別信謠言和唆擺。」

「我有贓有証！」姚芬朗聲。

「什麼贓証？」老姚問。

「我搜查到他的情信……有個晚上，我看見他去與已嫁人的美美幽會！」姚芬講着：「我拍下他們無恥的照片。」

大俠余顯南 十六回：俠之大者

嶋木斜雙・文 古秋草・圖

余顯南見一時追不上南渡，又恐時間一長，自己體力不足，反而被馬匹甩掉，是以氣貫丹田，喊道：「快載住前面那位和尚！他就是金國國師！」

他內力非同小可，一連呼了三遍，但見兩條人影，自側射出，載住南渡馬首，南渡幾番衝突不破，只好勒馬，余顯南見狀，連忙提氣奔前。

南渡見攔馬的也是兩個和尚，乃喝道：「快報上名來，本國師不殺無名之輩！」

左首那個和尚冷笑一聲：「好大的架子！貧僧乃五台山菩薩頂之盧石！」

右首那個則道：「貧僧崆峒臥石！」臥石言畢已躍起，揮劍向南渡刺去。

南渡一拉馬閃開，盧石和身在地上一滾，揮刀斬馬足，喝道：「給我滾下來！」

那戰馬久經沙場，十分乖巧，人立而起，避過那一刀，可是他到底是畜牲，如何能與盧石這等高手比肩？只見盧石雙腳一頓，上身暴長，刀鋒過處，已在馬肚上加了一刀，同時立即滾開！

馬兒吃驚發怒，亂跳亂蹬，南渡死命抓住韁繩，臥石躍起揮劍凌空斬擊南渡！

南渡空出一手來，舉刀擋格。「噹」地一道金鐵交鳴之聲過後，南渡單臂抓不牢馬韁，應聲摔落地上！

那戰馬無性，一腳下來，正中其小腹，只痛得南渡幾乎昏死過去！

與此同時，余顯南已掠至！環眼一顧，喜道：「原來是兩位師傅！」

盧石剛自地上挺起，亦喜道：「想不到余大俠也來了！這厮是金國國師麼？瞧他只剩一口氣，送他一對翅膀，也飛不上天去！」

余顯南低頭喝道：「南渡，你如今尚有何話好說？」

他氣貫丹田，聲如霹靂，那戰馬吃了一驚，洒開四蹄跑了，但只跑了七八丈便「噗」地一聲倒地。

（四二）

二：搜尋箱櫃寬衣衫

城市之光 松竹梅 （二） 匡成

突然，瑪嘉烈靈機一觸，把媽媽的一個裡木櫃打開，找到了一款套裝，在身上比劃着，覺得不滿意，再找一件，又在身上比劃着。她幾乎把媽媽櫃中的衣服全部試過，卒之找到了一套放在櫃底的名牌衣服，覺得好看，便把自己的衫裙除下，把媽媽那套舊衫穿了起來，竟然非常合身。

她在鏡前左照照，右照照，果然樣子成熟了很多，因爲這款服裝最能顯示女性的曲線美。她滿意極了。這自然是媽媽的舊衣服，媽媽已經不合穿了，才收了起來的。

這是媽媽發胖之前穿過的，雖然說是舊衣服，但一點也不舊，媽媽最多只穿過三兩次，而且保存得好，簡直像新的一樣，只是有點兒皺摺，需要熨一熨。

也許是古老變時興，這套衣服的顏色，正是今年流行的色素。瑪嘉烈平日看八卦周刊時，也看那些介紹時裝的文章，所以她也知道。

至於款式嘛，是有了一些不同的變化，但管它呢，因爲她知道，不論是什麼式樣，只要有人穿就會流行起來，說不定她這麼一穿，蔡珊還當新款呢。於是，瑪嘉烈脫下那套衣服，穿回原來衫裙，走出大廳，找着女傭，說道：「芳姐，替我熨熨這套衫！」

荳蔻年華 方王

梅立德光火了：「我七十多歲，死是一世，未死是大半世，一生人生性忠直，從不貪人一分一毫，你竟然說我是賊。」

「不是你又是誰？我們兩人都失東西，祇有你沒有？」梁永新說。

梅立德問歐松柏：「你失去什麼東西？」

「我還不知，我回來屋內就是這個樣子，一團糟，我不敢亂動，因此不知有沒有損失。」

區松柏自我解釋。

「你不看有沒有損失，爲什麼又不報警。」梅立德說。

「對，我現在就報警。」區松柏打九九九。

梁永竹指梅立德是賊，偷去了他的錢。梅立德自然極力反辯，說自己損失了多少，仍未知道，祇知孫女送的錶，未有失去。

警員來了，社區外展服務的楊姑娘也來了。三個老人的爭論，暫時被遏止了。

警察先問報案人的區松柏，回來時，屋內的情形。

他說回來時，屋內的情況，就是如此混亂，屋內祇有梁永竹一個人在找尋失物，梅立德其後回來，看到屋中混亂，叫他報警的。

梅立德插一句話，說自己沒有動過屋內物品，以免防碍警方查案，他剛示自己和警方十分合作。

警察又問梁永竹，回家時情況，他說，回來時，家中沒有一個人，門鎖完好。

六三：結婚要到談

「想不到你的手法這種純熟，」她讚嘆起來，「你們中國人說男主外女主內，看來你內外都能『主』了，是不是？」

引得阿達沙笑起來：「這句話是不能亂說的，你明白嗎？因爲這只能說夫妻呀。」

「怕什麼？」她却處之泰然地說，「如果我們成爲夫妻，你願意嗎？」

王家山頓時不知所措——想不到對方比自己更大胆，該怎樣說呢？他嗯了一聲，默默切菜，腦海在思索着，但心中不免又感到有說不出的高興。

「怎麼老不作聲？」她用肘輕輕碰碰對方，「你是不是不願意和我結婚？」

「現在不是談這些問題的時候，」他終於想出怎樣答了，「我們還年輕，而且還未畢業。特別是我，還有一年才畢業，才可以找到工作。若然沒有工作，我怎可以成家？」

「你們中國人的頭腦就是太古老了，請容許我這樣坦率的批評你。」娜塔莎忽然嚴肅起來，「只要相愛，就可以結婚，至於未來的生活，可以共同去創造，並不限於男人有了工作有了事業才可以結婚的，我就反對女人要在靠男人才可以生存下去的這種腐朽觀點，這是封建思想，是要不得的。」

異族情 青丹

人類身高增長過快 對於健康並無好處

生理淺談 通天曉先生：

身材對人來說是很重要的，例如女性擇偶理想條件之一是高大英俊，又如許多體育競賽中，身材高大者佔有利。身材越高越好有道理嗎？

徐關福

現代人的體高變化已引起專家的廣泛注意，近一百多年來，人類的身高有了顯著的增長，統計數字顯示，全世界各國人的身高平均每十年約增加一厘米，我國十八至廿五歲的城市男女青年，在近廿多年中平均每十年分別增高二點三厘米和二點一五厘米，其增高幅度大大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人類這種身高增長的趨勢仍在繼續。

人類的身高越來越高是否一種好事？現存在二種截然不同的觀點。

通天曉先生：近日我到內地旅行，在廣東地區發現有發行自一八八九年至一八九〇年的式角港幣。由於從未聞說有這種硬幣之發行，不知其眞僞。由於好奇，特購買幾個回來。港幣之發行史上曾有此一類二毫硬幣發行。新鵬與指教。

梁康

梁康先生：

閣下到內地旅行，購得幾個香港式角錢幣，囑代查資料，奉告如下：

寄來錢幣拓樣，是香港一八八九年發行的「香港式毫」錢幣，人頭像是當年的維多利亞女王像，旁邊鑄有英文「VICTORIA QUEEN」字樣，維多利亞女王像類下有小英文字「H」，是錢幣廠的銘記。一八八九年鑄造的香港式毫銀幣有兩個版，沒有廠銘的是倫敦造幣廠鑄造，鑄造了四十四萬一千個；有「H」字樣廠銘的是希頓錢幣廠鑄造，鑄造了十七萬五千個，這兩個版本的銀幣流傳下來已不多了。

一八八九年維多利亞女王像香港式毫，銀質，八成銀，即是含銀量爲百分之八十，其餘量爲線及銅，由於鑄造量及留存量，兩版的市值畧有不同值一千五百元。

香港早期發行的式毫銀幣，有幾個年份是很珍貴的，不妨留意一下，這幾個年份是一八七一百二十元，全新品可值一千五百元。

九年、一八八一年，及一九〇五年（愛德華七世頭像），這三種銀值都價值過千元了。（黃莎、新九一一四一）

香港早期二毫舊幣 存世不多身價頗高

古今錢幣 梁康

首位足球女裁判

體壇縱橫 姜明偉

世界上第一位足球女裁判，是西班牙女郎馬里亞·德里·古茨耶烈斯，她從十八歲那年起，正式担任了西班牙全國足球甲級聯賽的裁判工作。

亞洲第一位足球女裁判是馬來西亞的沙拉西亞女士。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在香港舉辦的足球裁判訓練班上，她以出色的成績通過考試，榮獲亞洲聯頒發的足球裁判員証書。

沙拉西亞年已四十多歲，並且是四個孩子的媽媽。她在銀丹灣西里皮里區議會工作，現任馬來西亞足協和里皮里區足協的副主席。

沙拉西亞對裁判工作的愛好是同她丈夫的影響分不開的。

她丈夫海魯丁·哈賽·艾哈邁德是一位頗有名氣的裁判，沙拉西亞從一九七四年起開始了有關足球裁判員理論的學習，並於翌年考上二級裁判。

阿嫦·瑪麗亞是巴西「班德蘭特斯」足球隊的教練，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女子足球教練。

阿嫦·瑪麗亞出生在巴西埃斯皮利杜聖多州一個小村莊裡，她自幼愛好足球。一九六五年，在她的組織和帶動下，塔爪廷加城建立了第一支女子足球隊。她在踢足球時不愼腿部骨折，傷愈後，她担任了兩個業餘隊的教練，這兩個隊後來合併爲「班德蘭特斯」隊。

阿嫦·瑪麗亞酷愛足球事業，直到二十九歲時，還未結婚。爲了推動女子足球事業也能在巴西迅速發展，她刻苦鑽研技戰術，探討新的訓練方法，被足壇人士稱爲「肯動腦筋訓練隊員的教練」。

中國最早的現代女子足球隊，是上海兩江女子體專足球隊，沈昆南教授當時任該校體育教員。一九二五年夏天，沈教授在體專校內試行女子足球運動，除了課上講授、場上實踐外，還成立了校隊——兩江女子體專足球隊。這就是中國最早的一支現代女子足球隊。當時，她們活躍在今天上海的滬南體育場，還常與東亞體專的男子足球隊角逐，前後持續了約兩年時間。

紙是出於當時的歷史條件，以及隊員畢業離校等多種原因，未能堅持下來。（宏達、新九一〇二〇）

世界罕見瀝青湖 成因至今仍成謎

地理奧秘 童仁明

通天曉先生：

聽說世界上有一個罕見的瀝青湖，它究竟在甚麼地方呢？

童仁明先生：

千里達的特立尼達島上有一個天然的瀝青湖，它位於西班牙港以南九十五公里的海濱高原上。坐汽車由西班牙港出發，約兩小時後到達瀝青湖。湖的面積約有四十七公頃，是世界上瀝青最大的供應地。這個湖很奇怪，人可以在湖面上行走，鞋子一點不會濕，祇是脚底會陷下去幾厘米，若站着不動，便會愈陷愈深。

最使人驚異的是：湖裏的瀝青好像是取之不盡的。幾十年來這裏已開採出一千多萬噸瀝青，但湖面始終未見降低。今天採出三四十噸瀝青，到了第二天，巨大的窟窿就會自動長平。

這個湖究竟有多深，目前還只能作一些猜測。有人用鑽探機鑽了一百米，還是沒有見到底。地質學家們認爲：湖裏的瀝青可能採掘不完，照目前這樣開採速度，至少可開採五百年。

關於這個湖形成的原因，學者們至今仍在爭論。有些學者認爲：這是由於石油和煤氣在地下與軟泥流混合在一起，湧到死火山口所造成的。湖下面究竟埋着什麼，至今還是一個謎。工人們在挖掘瀝青過程中，曾發現了一些印第安人的武器和日常用品。史前動物的骨骼、牙齒和鳥類的化石等。不久前還發現了一塊古代乳齒象頷骨，使學者們第一次得出這樣的結論。很久前乳齒象曾在這個島上生活過。

一九二八年這裏突然發生這樣一件怪事，突然從湖中冒出了一根四米多高的大樹幹，差不多豎立了將近一個月才漸漸沉下去。當時有人好奇地把上面的一段鋸了下來，經專家們確定，這根大樹幹至少已有五千年的歷史，而且木質還保存得非常好，像不久前才砍伐下來的。

大樹究竟從哪兒來的，這個奧秘至今科學家們還未揭開。（夏知、新九一〇二五）

莫爾斯百折不撓 終成功發明電報

名人軼事 梁世明先生：

一八三二年十月一日，在三三年，滿載着旅客的「薩麗號」輪船向着紐約駛去。由於遠航而感到寂寞的人們，或聊天，或下棋，四十一歲的美國畫家莫爾斯在寫生，到了吃晚飯的時候，人們紛紛來到餐廳。一個眉清目秀的中年醫生乘此機會在餐廳開始了熱情的演說。

他在介紹了應用電磁效應傳遞消息的設想後，要創造出改變我們生活的電報機研製成功，電信史上最早的編碼也製出了。

梁世明的「莫爾斯電報」，是一個從來研究過電磁學的畫家，竟立志要完成許多富有經驗的電磁學專家都感到棘手的難題，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但認準目標的莫爾斯，却毫不動搖，決心一切從頭學起。從前的小畫室如今成了實驗室，到處堆放着綫圈、磁石和導綫，寫生薄也塗滿了各式各樣的方案和草圖。三年過去了，莫爾斯幾乎花光了所有的積蓄，試驗仍沒有結果。他只好重操舊業，接受一所大學的聘請，担任工藝美術教授。但是莫爾斯並沒有忘掉自己的志向，在他畫筆所畫的一幅油畫上，搏擊暴風雨的一羣信鴿正凌空飛翔。美術教學的收入成了他進行新試驗的經費，經過無數個苦思冥想的不眠之夜，他終於找到了問題的癥結：踩着別人的脚印是不能走在前面的，必須尋找新路。莫爾斯披荊斬棘，開闢了一條通向勝利的新路：用點、劃同空白的組合表示字母，只須兩種電符就便可實現任何消息的傳遞。在他四十六歲那年，第一台電報機研製成功，電信史上最早的編碼也製出了。只因無法進行社會檢驗，試驗被迫中斷，筆墨生疏的莫爾斯連寫繪畫餬口的路子也走不通了，他貧病交加，過着困苦的生活。然而，技術的進步是不可抵擋的。在科學界輿論的影響下，國會通過了莫爾斯關於修建電報實驗線路的撥款提案。身無分文的莫爾斯，靠自己的生平的周濟，來到了華盛頓，領導興建從華盛頓到巴爾的摩全長四十英里的世界上第一條實用電報路。

一八四四年五月二十四日，人類通信史上一個歷史性的時刻來到了。在預定的時間，坐在華盛頓國會大廈聯邦最高法院會議廳中的莫爾斯，用激動後發抖的手指接通機器，向四十英里外的巴爾的摩城發出了歷史上第一份長途電報：「上帝創造了何等奇跡！」（秦成、新九一〇六三）

牧愛室 刊覆 姜明偉 童仁明 徐關福 何文森 梁康 梁世明

讀者諸君來函示名示址爲要 並寫明版務版 或者可通天曉

美游者閒好手扮鬼扮馬乞行

何文森先生：

在美國，若干「游手好閒」的人，每小時收入比總統更爲可觀。這些「游手好閒」的人，最常用的「絕招」，就是穿着筆挺西裝，手持公事包，對途人謊稱「剛遺跳徒打刦」，身上無錢。「求借」的士費，以趕回公司開會。他們每小時可賺取二百〇八美元，而美國總統年俸二十萬美元左右，以未納稅來計算，每小時收入亦僅七十美元。

這些「游手好閒」的人，一日收入約五百至八百美元。一份報章的記者，爲對此事作深入報道，特意扮成了種游手好閒之徒，在紐約大街向人「行乞」，證明這種方法「可行」。

他首先扮成剛遇刦的公司行政人員，向途人「求借」的士費，結果在一小時內「乞取」了二百〇八美元。

隨後他以「盲丐」姿態出現，一小時內獲得二十三美元的「施捨」，「時薪」比一般熟練工人還要高。

最後，他假扮「醉酒鬼」，倒臥街頭向人行乞，結果整整一小時內，只得一名女童給予他二美元，其他人大多不屑一顧，甚至加以冷嘲熱諷一番。

當他將這些「乞來的欵項」歸還善心的人時，他們都感到十分出奇。當他說出眞相後，四分之一人表示過去曾遇到過類似的事，但從未懷疑對方別具用心。

警方表示，法律並不禁止行乞，除非他們騷擾他人或影響公衆安寧，警方才能將他們拘捕。那些有工作不去做，而用各種方式去行乞維生的人，不止在紐約一地有，其他各大城市都有，歐洲各國的大都市亦有出現。（夏知、新九一〇〇五）

無奇不有

街坊服務 通天曉